

槩

藝槩卷四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詞曲槩

樂歌古以詩近代以詞如關雎鹿鳴皆聲出於言也詞則言出於聲矣故詞聲學也

說文解詞字曰意內而言外也徐鍇通論曰音內而言外在音之內在言之外也故知詞也者言有盡而音意無窮也

詞有創調倚聲本諸倡和倡和莫先於虞廷觀乃歌曰以下三句調郎乃賡載歌及又歌之詞所出也風雅篇必數章後章亦多用前調其或前後小異者殆猶

詞同調之又一體耳

詞導源於古詩故亦兼具六義六義之取各有所當不得以一時一境盡之

樂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詞樂章也雅鄭不辨更何論焉

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陸瓊飲酒樂徐孝穆長相思皆具詞體而堂廡未大至太白菩薩蠻之繁情促節憶秦娥之長吟遠慕遂使前此諸家悉歸環內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足抵少陵秋興八首想其情境殆作於明皇西幸後乎

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一闋風流千古東坡嘗以其成句用入鷓鴣天又用於浣溪沙然其所足

成之句猶未若原詞之妙通造化也黃山谷亦嘗以其詞增爲浣溪沙且誦之有矜色焉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兩家一憂一樂歸趣難名或靈均思美人哀郢莊叟濠上近之耳

温飛卿詞精妙絶人然類不出乎綺怨韋端已馮正中諸家詞留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飄颺於風雨者若第論其吐屬之美又何加焉

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

宋子京詞是宋初體張子野始創瘦硬之體雖以佳句互相稱美其實趣尚不同

王半山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惟未能涉樂必笑

言哀已歎故深情之士不無間然

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爲其實說無表德也余謂此

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敘事有過前人

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耳

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

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

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

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不知晚唐

五代乃變調也

東坡定風波云尚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

是風流標格雪覆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

東坡與鮮于子駿書云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一似欲爲耆卿之詞而不能者然坡嘗譏秦少游滿庭芳詞學柳七句法則意可知矣

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

黃山谷詞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辦惟故以生字俚語侮弄世俗若爲金元曲家濫觴

少游詞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則過之梅聖俞蘇幕遮云落盡梅花春又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此一種似爲少游開先

秦少游詞得花間尊前遺韻卻能自出清新東坡詞雄
姿逸氣高軼古人且稱少游爲詞手山谷傾倒於少
游千秋歲詞落紅萬點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
他詞之妙似此者豈少哉

少游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譏
之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語極解
頤其子湛作卜算子云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
否言外無盡似勝乃翁未識東坡見之云何

叔原貴異方回贍逸耆卿細貼少游淸遠四家詞趣各
別惟尙婉則同耳

東坡詞在當時鮮與同調不獨秦七黃九別成兩派也

見无咎坦易之懷磊落之氣差堪驂靳然懸崖撒手處无咎莫能追躡矣

无咎詞堂廡頗大人知辛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為後來名家所競效其實辛詞所本卽无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

周美成詞或稱其無美不備余謂論詞莫先於品美成詞信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箇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矣

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鍊然未得為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

辛稼軒風節建豎卓絕一時情每有成功輒為議者所

沮觀其踪跡行和趙與國有云吾道悠悠憂心悄悄其志與遇槩可知矣宋史不傳稱其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又稱謝校勘過其墓旁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然則其長短句之作固眞非假之鳴者哉

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瘦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天姿是何夐異

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犖悉出於溫柔敦厚世或以粗獷託蘇辛固宜有視蘇辛爲別調者哉

張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

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秘響
相通何後人過分門戶耶

白石才子之詞稼軒豪傑之詞才子豪傑各從其類愛
之强論得失皆偏辭也

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
琴在花則梅也

詞家稱白石曰白石老仙或問畢竟與何仙相似曰藐
姑冰雪蓋爲近之

陳同甫與稼軒爲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同甫賀新
郞寄幼安見懷韻云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
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

莫使伯牙絃絕其酬幼安再用韻見寄云斬新搊出旌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欄只成癡絕懷幼安用前韻云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觀此則兩公之氣誼懷抱俱可知矣

同甫水龍吟云恨芳菲世界遊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言近指遠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

陸放翁詞安雅清贍其尤佳者在蘇秦間然之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

劉改之詞狂逸之中自饒俊致雖沈著不及稼軒足以

自成一家其有意效稼軒體者如沁園春斗酒彘肩等闋又當別論

高竹屋詞爭驅白石然嫌多綺語如御街行之詠轎其設想之細膩曲折何爲也哉詠簾亦然劉改之沁園春詠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闋以褻體爲世所共譏然病在標者猶易治也

劉後村詞旨正而語有致眞西山文章正宗詩歌一門屬後村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後村賀新郞席上聞歌有感云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囀總不涉閨情春怨又云我有生平離鸞操頗哀而不慍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詞品耶

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然洗鍊縝密語多創獲其志
視梅溪較貞其思視夢窗較清劉文房爲五言長城
竹山其亦長短句之長城與
張玉田詞清遠蘊藉悽愴纏綿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嘗
不轉益多師卽探芳信之次韻草窗瑣窗寒之悼碧
山西子妝之效夢窗可見
評玉田詞者謂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玉田作瑣窗寒
悼王碧山序謂碧山其詞閒雅有姜白石意今觀張
王兩家情韻極爲相近如玉田高陽臺之接葉巢鶯
與碧山高陽臺之淺萼梅酸尤同鼻息
文文山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不知者以爲變

聲其實乃變之正也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

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

南宋詞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夢窗義山也白石玉田大歷十子也其有似韋蘇州者張子野當之

金元遺山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以詞而論疏快之中自饒深婉亦可謂集兩宋之大成者矣

東坡謂陶淵明詩臞而實腴質而實綺余謂元劉靜修

之詞亦然

蘇辛詞似魏元成之嫵媚劉靜修詞似邵康節之風流倘泛泛然以橫放瘦潛名之過矣

虞伯生薩天錫兩家詞皆兼擅蘇秦之勝張仲舉詞大抵導源白石時或以稼軒濟之

詞之章法不外相摩相盪如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之類是已

詞中承接轉換大抵不外紆徐斗健交相為用所貴融會章法按脈理節拍而出之

元陸輔之詞旨云對句好可得起句好難得收拾全藉出場此蓋尤重起句也余謂起收對三者皆不可忽

大抵起句非漸引卽頓入其妙在筆未到而氣已吞收句非繞回卽宕開其妙在言雖止而意無盡對句非四字六字卽五字七字其妙在不類於賦與詩

詞有過變隱本於詩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盖言詩當前後變化也而雙調換頭之消息卽此已寓

升歌笙入閒歌合樂楚辭招魂所謂四上競氣也詞之過變處節次淺深準此辨之

詞或前景後情或前情後景或情景齊到相間相融各有其妙

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此騷人三昧倚聲家得之便自超

出常境

空中蕩漾最是詞家妙訣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卻偏不入而於其間傳神寫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動楚辭所謂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也

詞要放得開最忌步步相連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遠必如天上人間去來無迹斯爲入妙

小令難得變化長調難得融貫其實變化融貫在在相須不以長短別也

詞以鍊章法爲隱鍊字句爲秀秀而不隱是猶百琲明珠而無一線穿也

鍊字數字爲鍊一字亦爲鍊句則合句首句中句尾以

見意多者三四層少亦不下兩層詞家或遂謂字易
而句難不知鍊句固取相足相形鍊字亦須遙管遙
應也

玉田謂詞與詩不同合用虛字呼喚余謂用虛字正樂
家歌詩之法也朱子云古樂府祇是詩中閒卻添出
許多泛聲後人怕失了那泛聲遂一聲添箇實字遂
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案朱子所謂實字謂實有箇
字雖虛字亦是有也

詞之好處有在句中者有在句之前後際者陳去非虞
美人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此好
在句中者也臨江仙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此因

仰承憶昔俯注一夢故此二句不覺豪酣轉成悵悒所謂好在句外者也儻謂現在如此則騃甚矣

賀方回青玉案詞收四句云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其末句好處全在試問句呼起及與上一川二句並用耳或以方回有賀梅子之稱專賞此句誤矣且此句原本寇萊公梅子黃時雨如霧詩句然則何不目萊公為寇梅子耶

詞之妙全在襯跌如文文山滿江紅和王夫人云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酹江月和友人驛中言別云鏡裏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每二句若非上句則下句之聲情不出矣

詞眼二字見陸輔之詞旨其實輔之所謂眼者仍不過某字工某句警耳余謂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體之眼有數句之眼前前後後無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專求字句縱爭奇競巧豈能開闔變化一動萬隨耶

詞家用韻在先觀其韻之通別別者必不可通通者仍須知別如江之於陽眞之於庚古韻既別雖今吻相通要不得而通也東冬於江歌於麻古韻雖通然今吻既別便不可以無別也至一韻之中如十三元韻今吻讀之其音約分三類亦當擇而取之餘韻準此

詞中平仄體有一定古人或有平作仄仄作平者必合

句上句下句內之字權其律之所宜互爲更換斯得如銅山靈鐘東西相應故效古者當專效一體不可挹彼注玆致譏聲病

平聲可爲上入語本張玉田詞源則平去之不可相代審矣然平可代以上入而上入或轉有不可互代者玉田稱其父寄閒老人瑞鶴仙詞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尋香兩翅撲字不協遂改爲守字此於聲音之道不其嚴乎

上入雖可代平然亦有必不可代之處使以宛轉遷就之聲亂一定不易之律則代之一說轉以不知爲愈矣

上去不宜相替宋沈伯時義甫之說也去聲當高唱上
聲當低唱明沈璟詞隱之說也兩說爲後人論詞者
所本爰爲表而出之

詞家既審平仄當辨聲之陰陽又當辨收音之口法取
聲取音以能協爲尚玉田稱其父惜花春起早詞瑣
窗深句深字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始
協此非審於陰陽者乎又深爲閉口音幽爲斂脣音
明爲穿鼻音消息亦別

古入原詞用入聲韻效其詞者仍宜用入音節乃峭如
太白憶秦娥之類是已

詞家辨句兼辨讀讀在句中如楚辭九歌每句中間皆

有兮字兮者無辭而有聲即其讀也更以古樂府觀之篇終有聲如臨高臺之收中吾是也句下有聲如有所思之妃呼豨是也何獨於句中之聲而疑之

詞句中用雙聲疊韻之字自兩字之外不可多用惟犯疊韻者少犯雙聲者多蓋同一雙聲而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呼法不同便易忘其為雙聲也解人正須於不同而同者去其隱疾且不惟雙聲也凡喉舌齒牙脣五音俱忌單從一音連下多字

十二律與後世各宮調異名而同實如在黃鍾則正黃鍾為宮大石調為商以至般涉調為羽在大呂則高宮為宮高大石調為商高般涉調為羽詞源所列既

明且備矣

詞固必期合律然雅頌合律桑間濮上亦未嘗不合律也律和聲本於詩言志可爲專講律者進一格焉

昔人詞詠古詠物隱然只是詠懷蓋其中有我在也然人亦孰不有我惟耿耿看得此中正者尚耳

詞深於興則覺事異而情同事淺而情深故沒要緊語正是極要緊語亂道語正是極不亂道語固知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原是戲言

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東坡水龍吟和章質夫詠楊花云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亦同此意

東坡水龍吟起云似花還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即也時有舉史梅溪雙雙燕詠燕姜白石齊天樂賦蟋蟀令作評語者亦曰似花還似非花

詞中用事貴無事障晦也膚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姜白石詞用事入妙其要訣所在可於其詩說見之曰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敘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詞有點有染柳耆卿雨淋鈴云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上二句點出離別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點染之間不得有他語相隔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

詞有尙風有尙骨歐公朝中措云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東坡雨中花慢云高會聊追短景淸商不假餘妍孰風孰骨可辨

王敬美論詩云河下輿隷須驅遣另換正身胡明仲稱眉山蘇氏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之表此殆所謂正身者耶

詩有西江西崑兩派惟詞亦然戴石屏望江南云誰解學西崑是學西江派人語吳夢窗一流當不喜聞

詞之爲物色香味宜無所不具以色論之有借色有眞色借色每爲俗情所豔不知必先將借色洗盡而後

眞色見也

昔人論詞要如嬌女步春余謂更當有以益之曰如異軍特起如天際眞人

詞尙清空妥溜昔人已言之矣惟須妥溜中有奇創淸空中有沈厚才見本領

詞要恰好粗不得纖不得硬不得軟不得不然非傖父卽兒女矣

黃魯直跋東坡卜算子缺月掛疎桐一闋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余槩詞之大要不外厚而淸厚包諸所有清空諸所有也

詞澹語要有味壯語要有韻秀語要有骨

詞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蓋在古人爲清新者襲之即腐爛也拾得珠玉化爲灰塵豈不重可鄙笑

描頭畫角是詞之低品蓋詞有全體宜無失其全詞有內蘊宜無失其蘊

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於淺寄厚於輕寄勁於婉寄直於曲寄實於虛寄正於餘皆是

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

司空表聖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美在酸鹹之外嚴滄浪云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此皆論詩也詞亦以得此境爲超詣

玉田論詞曰蓮子熟時花自落余更益以太白詩二句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鍊如不鍊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

詞中句與字有似觸著者所謂極鍊如不鍊也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觸著之句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著之字也

詞貴得本地風光張子野遊垂虹亭作定風波有云見

說賢人聚異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是時予野年八十五而坐客皆一時名人意確切而語自然洵非易到

詩放情曰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載始末曰引委曲盡情曰曲詞腔遇此等名當於詩義溯之又如腔名中有喜怨憶惜等字亦以還他本意爲合

詞莫要於有關係張元幹仲宗因胡邦衡謫新州作賀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雖黜而義不可沒也張孝祥安國於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致感重臣罷席然則詞之興觀羣怨豈下於詩哉

詞尚風流儒雅以塵言爲儒雅以綺語爲風流此風流

儒雅之所以亡也

綺語有顯有微依花附草之態略講詞品者亦知避之然或不著相而染神病尤甚矣

俊些兒嫈珊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管做徹元分人物此陳同甫三部樂詞也余欲借其語以判詞品詞以元分人物為最上崢嶸突兀猶不失為奇傑嫈珊勃窣則淪於側媚矣

詞有陰陽陰者采而匿陽者疎而亮本此以等諸家之詞莫之能外

桓大司馬之聲雌以故不如劉越石豈惟聲有雌雄哉意趣氣味皆有之品詞者辨此亦可因詞以得其人

矣
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也
耆卿兩同心云酒戀花迷役損詞客余謂此等只可名迷戀花酒之人不足以稱詞客詞客當有雅量高致者也或曰不聞花間尊前之名集乎曰使兩集中人可作正欲以此質之
詞家先要辨得情字詩序言發乎情文賦言詩緣情所貴於情者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世間極有情之人流俗誤以欲為情欲長情消患在世道倚聲一事其小焉者也

詞進而人亦進其詞可爲也詞進而人退其詞不可爲也詞家彀到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儒雅之內自有風流斯不患其人之退也夫

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即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

詞如詩曲如賦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

南北成套之曲遠本古樂府近本詞之過變遠如漢焦仲卿妻詩敘述備首尾情事言狀無一不肖梁木蘭

辭亦然近如詞之三疊四疊有戚氏鶯啼序之類曲之套數殆即本此意法而廣之所別者不過次第其牌名以為記目耳

樂曲一句為一解一章為一解並見古今樂錄王僧虔啟云古曰章今曰解余案以後世之曲言之小令及套數中牌名無非章解遺意

洪容齋論唐詩戲語引杜牧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駢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羅隱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余謂觀此則南北劇中之本色當家處古人早透消息矣

魏書胡叟傳云既善為典雅之詞又工為鄙俗之句余

變換其義以論曲以為其妙在借俗寫雅面子疑於放倒骨子彌復認眞雖半莊半諧不皆典要何必非莊子所謂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耶

王元美云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何元朗云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二說其實一也蓋促故快緩故諧耳

元張小山喬夢符為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稱評其詞者以為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眾流之勢案小

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曲以破有破空爲至上之品中麓謂小山詞瘦至骨立血肉銷化俱盡乃鍊成萬轉金鐵軀破有也又嘗謂其句高而情更款破空也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著也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觀彼所製圓溜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

太和正音譜諸評約之只淸深豪曠婉麗三品淸深如

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也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也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也

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淸氏已傳品藻六宮曰仙呂淸新綿邈南呂感歎傷悲中呂高下閃賺黃鍾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淸幽十一調曰大石風流醞藉小石旖旎嫵媚高平條暢滉瀁般涉拾掇坑塹歇指急併虛歇商角悲傷宛轉雙調健捷激裊商調悽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典雅沈重越調陶寫冷笑製曲者每用一宮一調俱宜與其神理脗合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

曲有借宮然但有例借而無意借既須考得某宮調中

可信其牌名更須考得部位宜置何處乃得節律有常而無破裂之病

曲套中牌名有與同而體異者有體同而名異者名同體異以其宮異也體同名異亦以其宮異也輕重雄婉之宜當各由其宮體貼出之

牌名亦各具神理昔人論歌曲之善謂玉芙蓉玉交枝玉山供不是路要馳騁鍼線箱黃鶯兒江頭金桂要規矩二郎神集賢賓月兒高念奴嬌本序刷子序要抑揚益若已兼爲製曲言矣

曲莫要於依格同一宮調而古來作者甚多既選定一人之格則牌名之先後句之長短韻之多寡平仄當

盡用此八之格未有可以張冠李戴斷鶴續鳧者也
曲所以最患失調者一字失調則一句失調矣一牌一宮俱失調矣乃知王伯良之曲律李元玉之北詞廣正譜原非好爲奇論

姜白石製詞自記拍於字旁張玉田詞源詳十二律諸記足爲注腳蓋卽應律之工尺也遼史樂志云大樂其聲凡十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樂家旣視遼志爲故常當不疑姜記爲奇秘矣

曲辨平仄兼辨仄之上去蓋曲家以去爲送音以上爲頓音送高而頓低也辨上去尤以煞尾句爲重煞尾句尤以末一字爲重

玉田詞源最重結聲葢十二宮所住之字不同者必不
容相犯也此雖以六凡工尺上一四勾合五言之而
平上去可推矣
北曲楔子先於雙曲南曲引子先於正曲語意旣忌占
實又忌落空旣怕罣漏又怕夾雜此爲大要
曲一宮之內無論牌名幾何其篇法不出始中終三停
始要含蓄有度中要縱橫盡變終要優游不竭
纍纍乎端如貫珠歌法以之葢取分明而聯絡也曲之
章法所尚亦不外此
曲句有當奇有當偶當奇而偶當偶而奇皆由昧於句
讀韻脚及襯字以致誤耳

曲於句中多用襯字固嫌喧賓奪主然亦有自昔相傳用襯字處不用則反不靈活者

曲止小令雜劇套數三種小令套數不用代字訣雜劇全是代字訣不代者品欲高代者才欲富此亦如詩言志賦體物之別也又套數視雜劇尤宜貫串以雜劇可借白為聯絡耳

曲家高手往往尤重小令蓋小令一闋中要具事之首尾又要言外有餘味所以為難不似套數可以任我鋪排也

辨小令之當行與否尤在辨其務頭蓋腔之高低節之遲速此為關鎖故但看其務頭深穩瀏亮者必作家

也俗手不問本調務頭在何句何字只管平塲塡去關鎖之地旣差全關爲之減色矣

曲以六部收聲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穿鼻收支微齊佳灰五韻展輔收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斂脣收眞文元寒刪先六韻舐齶收歌麻二韻直喉收侵覃鹽咸四韻閉口收六部旣明又須審其高下疾徐歡愉悲戚某韻畢竟是何神理庶度曲時情韻不相乖謬

詩韻有入聲者東冬江眞支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是也北曲韻俱無入聲詩韻無入聲者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是也北曲韻卽以東冬至鹽咸各韻入聲配隷支微等韻之平上去三聲如屋

本東之入聲沃本冬之入聲曲俱隸魚模上聲以及覺本江入曲隸蕭豪上質眞入曲齊微上物文入曲魚模去月元入曲車遮去曷寒入曲歌戈平黠刪入曲家麻平屑先入曲車遮上藥陽入曲蕭豪去陌庚入曲皆來去錫青入職蒸入緝侵入曲俱齊微上合覃入曲歌戈平葉鹽入曲車遮去洽咸入曲家麻平是其緊已

平仄互叶詞先於曲如西江月醜奴兒慢少年心換巢鸞鳳戚氏是也又鼓笛合撥棹子蝶戀花漁家傲惜奴嬌大聖樂亦俱有互叶之一體然詞止以上去叶平非若北曲以入與三聲互叶也

入聲配隸三聲中原音韻自一東鍾至十九廉纖皆是也然曲中用入作平之字可有而不可多多則習氣太重且難高唱矣

昔人言正清次清之入聲北音俱作上聲次濁作去正濁作平此特舉其大略而已檢中原韻部入作上者雖皆清聲要其淸聲之作去者不下十之三四作平者亦十之二三焉得不別而識之

北曲用中原音韻南曲用洪武正韻明人有其說矣然南曲祇可從正韻分平上去之部不可用其入聲爲韻腳案正韻二十二韻入聲凡十自東之入屋以至鹽之入葉其入聲徑讀入聲三聲皆不能與之相叶

則句中各字於中原之入作平者并以勿用爲妥葢南曲本脫胎於北亦須無使北人棘口也

曲家之所謂陰聲即等韻家之所謂清聲曲家之所謂陽聲即等韻家之所謂濁聲自切韻指掌切韻指南四聲等子於三十六字毋已標清濁明陳藎謨獻可之轉音經緯尤明白易曉是以沈君徵度曲須知列入之轉音經緯見端知幫非精影照八毋爲純清溪透徹滂敷曉清心穿審十毋次清羣定澄並奉匣從邪牀禪十毋純濁疑泥孃明微喻來日八毋次濁總無所謂半清半濁不清不濁者故可尙也曲韻自中原音韻始分陰陽平明范善溱中州全韻始分陰陽

去後人又分陰陽上且於入聲之作平上去者均以陰陽分之其實陰陽之說未興清濁之名早立矣

曲辨聲音音之難知過於聲聲不過如平仄頓送陰陽而已音則有出字收音圓音尖音之別其理頗微未易悉言姑舉其槩曰蕭出西江出幾尤出移魚收于模收嗚齊收噫麻收哀已切之音圓如其孝尖如齊笑

度曲須知謂字之頭腹尾音與切字之理相通切法卽唱法余以爲唱法所用乃係合聲合聲者切法之尤精者也切字上一字爲母辨聲之清濁不論口法開合合聲則兼辨開合矣切字下一字爲韻辨口法開

合不論聲之清濁合聲則兼辨清濁矣且合聲法收聲不出影喻二母如哀噫嗚于皆是

事莫貴於眞知周挺齋不階古昔撰中原音韻永爲曲韻之祖明嘉隆間江西魏良輔創水磨調始行於婁東後遂號爲崑腔眞知故也余謂曲可不度而聲音之道不可不知鄭漁仲七音略序云釋氏以參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夫小悟亦豈易言哉

張平子始言度曲西京賦所謂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是也製曲者體此二語則於曲中揚抑之道思過半矣

王元美評曲謂北筋在絃南力在板可知元美時絃索之律猶有存者後此則知有板而已然板存即是絃

存沈君徵論板之正贈通於彈拍近之
樂記言聲歌各有宜歸於直已而陳德可知歌無今古皆取以正聲感人故曲之無益風化無關勸戒者君子不爲也
堯典永鄭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周禮樂師鄭注云所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余謂曲之名義大抵即曲折之意漢書藝文志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曲折七十五篇殆此類耶
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耳詞辭通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曲正義云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是辭屬文曲屬聲明甚古樂府有曰辭者有曰曲者其實辭即曲之辭曲即辭之曲也襄二十九年正義又云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此可爲詞曲合一之證

藝槩卷四終

藝槩卷五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書槩

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後天書之用也

與天爲徒與古爲徒皆學書者所有事也天當觀於其章古當觀於其變

周篆委備如石鼓是也秦篆簡直如嶧山瑯邪臺等碑是也其辨可譬之麻冕與純焉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爲小篆而高敬之書迄無所存然安知不即雜於世所

傳之小篆中耶衛恆書勢稱李斯篆幷言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是喜固偉然足自立者後世乃傳有喜所書之大風歌書體甚非古雅不問而知爲僞物矣

玉筯之名僅可加於小篆舒元興謂秦丞相斯變倉頡籀文爲玉筯篆是也顧論其別則頡籀不可爲玉筯論其通則分眞行草亦未嘗無玉筯之意存焉

玉筯在前懸針在後自有懸針而波磔鉤挑由是起矣

懸針作於曹喜然籀文卻已豫透其法

孫過庭書譜云篆尙婉而通余謂此須婉而愈勁通而愈節乃可不然恐涉於描字也

篆書要如龍騰鳳翥觀昌黎歌石鼓可知或但取整齊而無變化則槧人優為之矣

篆之所尚莫過於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欲去兩病𢓜筆自有訣也

魏初邯鄲生傳古文同時惟衞覬亦善之餘無聞焉蓋古文有字學有書法必取相兼是以難也雖三代遺器款識後世亦多有從事者然但務識字已矜絕學使古人復作其遂饜志也耶

款識之學始興於北宋歐公集古錄稱劉原父博學好古能讀古人銘識考知其人事蹟每有所得必摹其文以見遺今觀毛伯敦龔伯彝叔高父煮鼎伯庶父

敦諸銘載錄中者皆是也時太常博士楊南仲亦能讀古文篆籀原父釋韓城鼎銘公謂與南仲所寫時有不同蓋雖未判兩家孰是而古文之難讀見矣鄭漁仲金石畧自晉姜鼎迄軹家釜列三代器名二百三十有七可不謂多乎然如未詳其辭何

古文字少故有無偏旁而當有偏旁者有語本兩字而書作一字者自大小篆興孳乳益多則無事此矣然大輅之中椎輪之質固在

隸與八分之先後同異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狹隸而寬分夫隸體有古於八分者故秦權上字爲隸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鍾王正書亦爲隸蓋隸其通名而八

分統矣稱鍾可謂之鐵鐵不可謂之稱鍾從事隸與

八分者盍先審此

八分書分字有分數之分如書苑所引蔡文姬論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別之分如說文之解八字是也自來論八分者不能外此兩意

書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此蓋以分字作分數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說雖使八分隸二分篆其體猶古於他隸況篆八隸二不儼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於文姬矣

凡隸體中皆暗包篆體欲以分數論分者當先問程隸

是幾分書雖程隸世已無傳然以漢隸逆推之當必不如閣帖中所謂程邈書直是正書也

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學古編云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波勢與篆筆兩難合洪氏隸釋言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非中絕也漢八本無成說也

王愔所謂字方八分者蓋字比於八之分也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此雖非爲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開通褒斜道石刻隸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變也延光殘碑夏承碑與天發神讖碑差可附於八分篆二分隸之說然必以此等爲八分則八分少矣或曰鴻都石經乃八分體也

以參合篆體爲八分此後人尤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勢爲八分覺於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隸皆是寖趨簡捷獨隸之於八分不然蕭子良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飾字有整飭矜嚴之意

衞恒書勢言隸書者篆之捷卽繼之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實卽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敘梁鵠弟

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雖有分書終嫌字少非出於假借則易窮於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備耳

衞恆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隸書簡省篆法取便徒隸其後從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於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故八分者隸之節也八分所重在字書有常勿使增減遷就上亂古而下入俗則楷法於是焉在非徒以波勢一端示別矣

鍾繇謂八分書爲章程書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於功令而言耳漢律以六體試學童隸書與焉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是知一代之書必有章程章程既

明則但有正體而無俗體其實漢所謂正體不必如
秦秦所謂正體不必如周後世之所謂正體由古人
觀之未必非俗體也然俗而久則爲正矣後世欲識
漢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書占三從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漢隸也秦無小篆之名漢無八分之
名名之者皆後人也後人以篆爲大故小秦篆以
正書爲隸故八分漢隸耳
書之有隸生於篆如音之有徵生於宮故篆取力弇氣
長隸取勢險節短蓋運筆與會筆之辨也
隸形與篆相反隸意卻要與篆相用以峭激蘊紆餘以
倔强寓款婉斯徵品量不然如撫劒疾視適足以見

其無能為耳

蔡邕作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衛恆作散隸
章續謂迹同飛白顧曰飛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
分隸此如垂露懸針皆是篆法他書亦恆用之

分數不必用以論分而可借以論書漢隸既可當小篆
之八分書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書正書亦漢隸之
八分書也然正書自顧野王本說文以作玉篇字體
間有嚴於隸者其分數未易定之

未有正書以前八分但名為隸既有正書以後隸不得
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別於今隸也歐陽集古錄
於漢曰隸於唐曰八分論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則譏

其說也亦宜

漢楊震碑隸體略與後世正書相近若吳衡陽太守葛府君碑則直是正書故評者疑之然鍾繇正書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時吳猶未以長沙西部爲衡陽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傳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隸其實自唐以前皆稱楷字爲隸如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隸書出此語可引作羲之傳注

正書雖統稱今隸而涂徑有別波磔小而鉤角隱近篆者也波磔大而鉤角顯近分者也

楷無定名不獨正書當之漢北海敬王睦善史書世以爲楷是大篆可謂楷也衞恒書勢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爲楷也又云伯英下筆必爲楷則是草爲楷也

以篆隸爲古以正書爲今此只是據體而言其實書之辨全在身分斤兩體其末也

世言漢劉德昇造行書而晉衞恒傳但謂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昇初不謂行書自德昇造也至三家之書品庾肩吾已論次之蓋德昇中之上胡昭上之下鍾繇上之上云

行書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縱於真草行近草而

斂於草東坡謂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豈可同語
立與走乎

行書行世之廣與眞書略等篆隸草皆不如之然從有
此體以來未有專論其法者蓋行者眞之捷而草之
詳知眞草者之於行如繪事欲作碧綠只須會合靑
黃無庸別設碧綠料也

許叔重謂漢興有草書衞恒書勢謂草書不知作者姓
名至齊相杜度號善作篇云云是草固不始於度矣
或又以褚先生補史記嘗云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
於左方遂謂孝武時已有草書然解人第以裨諶草
創屈原屬草稾例之且彼以眞草對言豈孝武時已

有真書之目耶

章草章字乃章奏之章非指章帝前人論之備矣世誤以爲章帝由見閣帖有漢章帝書也然章草雖非出於章帝而閣帖所謂章帝書者當由集章草而成書斷稱張伯英善草書尤善章草閣帖張芝之書末一段字體方勻波磔分明與前數段不同與所謂章帝書卻同末段乃是章草而前僅可謂草書大抵章草用筆結字取乎有制孫過庭言章務檢而便蓋非檢不足以敬章也又如閣帖皇象章書亦章草法

章草有史游之章章蓋其急就章解散隸體觕略書之此猶未離乎隸也有杜度之章草蓋章帝愛其草書

令上表亦作草書是用則章實則草也至張伯英善草書尤善章草故張懷瓘謂伯英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以示別焉

黄長睿言分波磔者爲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昔人亦有謂各字不連緜曰章草相連緜曰今草者按草與章草體宜純一世俗書或二者相閒乃所謂以爲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者也

漢篆祀三公山碑屢字下半帶行草之勢隸書楊孟文頌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筆俱長兩字許亦與草類然草已起於建初時不當強以莊周注郭象也

蕭子良云稾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稾草未上即爲稾

書按此所謂稾其字體不可得而知矣可知者如章
續言稾者行草之文近是
周興嗣千字文杜稾鍾隸稾之名似乎惟草當之然黃
山谷於顏魯公祭伯父濠州刺史文稾謂其真行草
法皆備可見稾不拘於一格矣
書家無篆聖隸聖而有草聖蓋草之道千變萬化執持
尋逐失之愈遠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於至善耶
他書法多於意草書意多於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
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之意法與篆隸正書之意
法有對待有旁通若行固草之屬也
移易位置增減筆畫以草較眞有之以草較草亦有之

學草者移易易知而增減每不盡解蓋變其短長肥瘦皆是增減非止多一筆少一筆之謂也

草書結體貴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長偏短兩旁有偏爭偏讓皆是

庸俗行草結字之體尤易犯者上與左小而瘦下與右大而肥其橫豎波磔用筆之輕重亦然

古人草書空白少而神遠空白多而神密俗書反是

懷素自述草書所得謂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然則學草者徑師奇峯可乎曰不可蓋奇峯有定質不若夏雲之奇峯無定質也

昔人言為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

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狀之取不齊也然不齊之中流通照應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者尤以書脈爲要焉

草書尤重筆力蓋草勢尚險凡物險者易顛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草書之筆畫要無一可以移入他書而他書之筆意草書卻要無所不悟

地師相地先辨龍之動不動直者不動而曲者動蓋猶草書之用筆也然明師之所謂曲直與俗師之所謂曲直異矣

草書尤重筋節若筆無轉換一直溜下則筋節亡矣雖

氣脈雅尙緜亙然總須使前筆有結後筆有起明續暗斷斯非浪作

草書渴筆本於飛白用渴筆分明認眞其故不自渴筆始必自每作一字筆筆皆能中鋒雙鈎得之

正書居靜以治動草書居動以治靜

草書比之正書要使畫省而意存可於爭讓向背明悟得

欲作草書必先釋智遺形以至於超鴻濛混希夷然後下筆古人言匆匆不及草書有以也

書凡兩種篆分正爲一種皆詳而靜者也行草爲一種皆簡而動者也

石鼓文韋應物以爲文王鼓韓退之以爲宣王鼓總不離乎周鼓也而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故金石略列秦篆之目以石鼓居首夫謂秦用鼓事或有之然未見即爲避車既工之鼓不然何以是鼓之辭酷字古與豐碑顯異耶

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詛楚文字體在大小篆閒論小篆者謂始於秦而不始於李斯引此文爲證蓋以爲秦惠文王時書也然通志金石略作李斯篆其必有所考歟

閣帖以正書爲程邈隸書蓋因張懷瓘有程邈造字皆

眞正之言然如漢隸開通裒斜道石刻其字何嘗不眞正哉亦何嘗不與後世之正書異也

漢人書隸多篆少而篆體方扁每駸駸欲入於隸惟少室開母兩石闕銘雅潔有制差覺上蔡法程於茲未遠

集古錄跋尾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器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余前漢碑固無卽他石刻亦少此魯孝王之片石所以倍增光價與

漢碑蕭散如韓勑孔宙嚴密如衡方張遷皆隸之盛也

若華山廟碑旁礴鬱積瀏灕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

華山郭泰夏承郙閣魯峻石經范式諸碑皆世所謂蔡邕書也乙瑛韓勑上尊號受禪諸碑皆世所謂鍾繇書也邕之死繇之始仕皆在獻帝初談漢碑者遇前輒歸蔡遇後輒歸鍾附會猶爲近似至乙瑛韓勑二碑時在鍾前范式碑時在蔡後則尤難解然前人固有解之者矣

蔡邕洞達鍾繇茂密余謂兩家之書同道洞達正不容緘茂密正能走馬此當於神者辨之

稱鍾繇梁鵠書者必推乙瑛孔羨二碑蓋一則神超一則骨鯁也乙瑛碑時在鍾前自非追立難言出於鍾

手至孔羨則更無疑其非梁書者上尊號碑及受禪碑書人爲鍾爲梁所傳無定其書愈工而垢嫐甚非書之累人乃人之累書耳

正行二體始見於鍾書其書之大巧若拙後人莫及蓋由於分書先不及也過庭書譜謂元常不草殆亦如伯昏無人所云不射之射乎

崔子玉草書勢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畫不可移奇與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難也今欲求子玉草書自閣帖所摹之外不少槩見然兩言津逮足當妙蹟已多矣

張伯英草書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蓋隔行不斷在書體均齊者猶易惟大小疏密短長肥瘦倏忽萬變而

能潛氣內轉乃稱神境耳

評鍾書者謂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評張書者謂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此難知也然果能於鍾究拙中之趣亦漸可於張得放中之矩矣

晉隸爲宋齊所難繼而孫夫人碑及呂望表尤爲晉隸之最論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鍾非過也

索幼安分隸前人以韋誕鍾繇衛瓘比之而尤以草書爲極詣其自作草書狀云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其常度惟俶儻而彌自檢是其所以眞能俶儻與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其爲沉著痛快極矣論者推之爲北宗以歐陽信本書爲其支派說亦近是

然三日觀碑之事不足引也

右軍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太師箴蘭亭序告誓文孫過庭書譜論之推極情意神思之微在右軍爲因物在過庭亦爲知本也已

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等字見蔡邕石經於從弟洽處復見張昶華嶽碑是其書之取資博矣或第以爲王導攜宣示表過江輒謂東晉書法不出此表以隱寓微辭於逸少益以見王書不出鍾繇之外而宣示之在鍾書又不及十一也然使平情而論當不出此

右軍書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所謂中和誠可經也以

毗剛毗柔之意學之總無是處

右軍書以二語評之曰力屈萬夫韻高千古

羲之器量見於郗公求婿時東牀坦腹獨若不聞宜

其書之靜而多妙也經綸見於規謝公以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宜其書之實而求是也

唐太宗著王羲之傳論謂蕭子雲無丈夫氣以明逸少

之盡善盡美顧後來名爲似逸少者其無丈夫之氣

甚於子雲遂致昌黎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句然逸

少不任咎也

黃山谷云大令草書殊迫伯英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

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余謂大令擅奇固尤

在草然論大令書不必與右軍相較也

大令洛神十三行黃山谷謂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此似言之太易然正以明大令之書不惟以妍妙勝也其保母磚志近代雖祇有摹本卻尚存勁質之意學晉書者固尤當以勁質先之

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書高致逸氣視諸右軍其如胡威之於父質乎

集古錄謂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斯言可以矯枉而非所以持平南書固自有高古嚴重者如陶貞白之流便是而右軍雄強無論矣

瘞鶴銘剝蝕已甚然存字雖少其舉止歷落氣體宏逸令人味之不盡書人本難確定主名其以為出於貞白者特較言逸少顧況為近耳

瘞鶴銘用筆隱通篆意與後魏鄭道昭書若合一契此可與究心南北書者共參之蔡忠惠乃云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嘗是隋代書其論北書未嘗推本於篆故論鶴銘亦未盡肖也

索征西書世所奉為北宗者然蕭子雲臨征西書世便判作索書南書顧可輕量也哉

歐陽集古錄跋王獻之法帖云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哀

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案高文大冊非碑而何公之言雖詳於論帖而重碑之意亦見矣

晉氏初禁立碑語見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宋義熙初裴世期表言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敝僞興華煩已久不加禁裁其敝無已則知當日視立碑爲異數矣此禁至齊末弛故范表之所請卒寢不行北朝未有此禁是以碑多寶泉述書賦列晉宋齊梁陳至一百四十

五人向使南朝無禁安知碑蹟之盛不駕北而上之耶

西晉索靖衞瓘善書齊名靖本傳言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此正見論兩家者不可偏爲輕重也瓘之書學上承父覬下開子恆而靖未詳受授要之兩家皆並籠南北者也渡江以來王謝郗庾四氏書家最多而王家羲獻世罕倫比遂爲南朝書法之祖其後擅名宋代莫如羊欣實親受於子敬齊莫如王僧虔梁莫如蕭子雲淵源俱出二王陳僧智永尤得右軍之髓惟善學王者率皆本領是當苟非骨力堅强而徒摹擬形似此北派之所由詘南宗與

論北朝書者上推本於漢魏若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則以為出於乙瑛若張猛龍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諸碑則以為出於孔羨余謂若由前而推諸後唐褚歐兩家書派亦可準是辨之

歐陽公跋東魏魯孔子廟碑云後魏北齊時書多如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跋北齊常山義七級碑云字畫佳往往有古法余謂北碑固長短互見不容相掩然所長已不可勝學矣

北朝書家莫盛於崔盧兩氏魏書崔元伯傳詳元伯之善書云元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

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元伯世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觀此則崔盧家風豈下於南朝羲獻哉惟自隋以後唐太宗表章右軍明皇篤志大令桓山頌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頌復在於茲之語及宋太宗復尚二王其命翰林侍書王著摹閣帖雖博取諸家歸趣實以二王爲主以故藝林入而成習與之言羲獻則怡然與之言悅諶則惘然況悅諶以下者乎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隸欲精而密北碑似之

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然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諷詠北如斛律金之勑勒歌然此祇可擬一得之士若毋羣物而腹衆才者風氣固不足以限之

蔡君謨識隋丁道護啟法寺碑云此書兼後魏遺法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歐陽公於是碑跋云隋之晚年書家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絶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由是言可知歐虞與道護若合一契而魏之遺法所被廣矣推之隋龍藏寺碑歐陽公以爲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後人或謂出東魏李仲琁敬顯儁二碑蓋猶此意惜書

人不可考耳

永禪師書東坡評以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澹則其實境超詣爲何如哉今摹本千文世尚多有然律以東坡之論相去不知幾由旬矣

李陽冰學嶧山碑得延陵季子墓題字而變化其自論書也謂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雲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雖未嘗顯以篆訣示人然已示人畢矣

李陽冰篆活潑飛動全由力能舉其身一切書皆以身輕爲尚然除郄長力別無輕身法也

唐碑少大篆賴碧落碑以補其闕然凡書之所以傳者必以筆法之奇不以託體之古也李肇國史補言李

陽冰見此碑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論者以爲陽冰篆筆過於此碑不應傾服至此則亦不然蓋人無陽冰之學焉知其所以傾服也即其書不及陽冰然右軍書師王廙及其成也過廙遠甚青出於藍事固多有謂陽冰必蔑視此碑夫豈所以爲陽冰哉至書者或爲陳惟玉或爲李譔前人已不能定矣

元吾邱衍謂李陽冰即杜甫甥李潮論者每不然之觀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雍門子長湜次瀞字堅冰次陽冰潮之爲名與湜瀞正復相類陽冰與堅冰似皆爲字或始名潮字陽冰後以字爲名而別字少溫未可知也且杜詩云況潮小篆逼秦相而歐陽集

古錄未有潮篆鄭漁仲金石略於唐篆家陽冰外但
列唐元度李庚王遹諸人亦不及潮何也
李陽冰篆書自以爲斯翁之後直至小生然歐陽集古
錄論唐篆於陽冰之前稱王遹於其後稱李靈省則
當代且非無人而况於古乎
唐八分杜詩稱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三家歐陽六一合
之史維則稱四家四家書之傳世者史多於韓韓多
於蔡李惟慧義寺彌勒像碑彭元曜墓志載於趙氏
金石錄何寥寥也吾邱衍疑潮與陽冰爲一人則篆
既盛傳分雖少可無憾矣
歐陽文忠於唐八分尤推韓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

爲書傑而四家外若張瑑瞿令問顧戒奢張庭珪胡証梁升卿韓秀榮秀弼秀實劉升陸堅李著周良弼史鎬盧曉各以能鳴亦未可謂餘子碌碌也近代或專言漢分比唐於自鄶以下其亦過矣

唐隸規模出於魏碑者十之八九其骨力亦頗近之大抵嚴整警策是其所長

論唐隸者謂唐初歐陽詢薛純陁殷仲容諸家漢魏遺意尚在至開元間則變而卽遠此以氣格言也然力量在人不因時異更當觀之

言隸者多以漢爲古雅幽深以唐爲平滿淺近然蔡有鄰尉遲迥碑廣川書跋謂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何嘗

於漢唐過分畛域哉至有鄰與唐寺石經藏讚歐陽
公謂與三代器銘何異論雖似過亦所謂以我不平
破汝不平也

後魏孝文弔比干墓文體雜篆隸相傳爲崔浩書東魏
李仲琁修孔子廟碑隋曹子建碑皆衍其流者也唐
景龍觀鐘銘葢亦效之然頗能節之以禮

唐僧懷仁集聖教序古雅有淵致黃長睿謂碑中字與
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今遺帖之是非難辨轉
以此證遺帖可矣或言懷仁能集此序何以他書無
足表見然更何待他書之表見哉

學聖教者致成爲院體起自唐吳通微至宋高崇望白

崇矩益貽口實故蘇黃論書但盛稱顏尙書楊少師以見與聖教別異也其實顏楊於聖教如禪之翻案於佛之心印取其明離暗合院體乃由死於句下不能下轉語耳小禪自縛豈佛之過哉

唐人善集右軍書者懷仁聖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吳文碑聖教行世固爲尤盛然此碑書足備一宗蓋聖教之字雖間有峭勢而此則尤以峭倘想就右軍書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製王羲之傳曰勢如斜而反正觀此乃益有味其言

虞永興書出於智永故不外耀鋒芒而內涵筋骨徐季海謂歐虞爲鷹隼歐之爲鷹隼易知虞之爲鷹隼難

知也

學永興書第一要識其筋骨勝肉綜昔人所以稱廟堂碑者是何精神而展轉翻刻往往入於膚爛在今日則轉不如學昭仁寺碑矣

論唐人書者別歐褚爲北派虞爲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以此尊歐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筋意特主張北書者不肯道耳

王紹宗書似虞伯施觀王徵君靑石銘可見紹宗與人書嘗言鄙夫書無工者又言吳中陸大夫嘗以余比虞君以不臨爲故也歟語乃書家眞實義諦不知者則以爲好作勝解矣

率更化度寺碑筆短意長雄健彌復深雅評者但謂是直木曲鐵法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未盡也或移以評蘭臺道因則近耳

大小歐陽書並出分隸觀蘭臺道因碑有批法則顯然隸筆矣或疑蘭臺學隸何不盡化其跡然初唐猶參隋法不當以此律之

東坡評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張長史告顏魯公述河南之言謂藏鋒畫乃沈著兩說皆足為學褚者之資然有看繡度鍼之別

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而季海不自謂學褚未盡轉以譏翟為

譏何誚也

褚書伊闕佛龕碑兼有歐虞之勝至慈恩聖教或以王
行滿聖教擬之然王書雖縝密流動終遜其逸氣也

唐歐虞兩家書各占一體然上而溯之自東魏李仲琁
敬顯儁二碑已可覩其會通不獨歐陽六一以有歐
虞體評隋龍藏寺也

歐虞並稱其書方圓剛柔交相爲用善學虞者和而不
流善學歐者威而不猛

歐褚兩家並出分隸於道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書
評評之歐其如龍威虎震褚其如鶴遊鴻戲乎

虞永興掠磔亦近勒努褚河南勒努亦近掠磔其關捩

隱由篆隸分之
陸柬之之書渾勁𨓦稷之書清深陸出於虞𨓦出於褚
世或稱歐虞褚𨓦或稱歐虞褚陸得非以宗尚之異
而謾爲軒輊耶
唐初歐虞褚外王知敬趙模兩家書皆精熟遒逸在當
時極爲有名知敬書李靖碑模書高士廉碑旣已足
徵意法而同時有書佳而不著書人之碑潛鑒者每
謂出此兩家之手書至於此猶不得儕歐虞之列此
登嶽者所以必淩絕頂哉
孫過庭草書在唐爲善宗晉法其所書書譜用筆破而
愈完紛而愈治飄逸愈沈著婀娜愈剛健

孫過庭書譜謂古質而今姸而自家書卻是姸之分數居多試以旭素之質比之自見

李北海書氣體高異所難尤在一點一畫皆如拋磚落地使人不敢以虛憍之意擬之

李北海書以拗峭勝而落落不涉作爲昧其解者有意低昂走入佻巧一路此北海所謂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也

李北海徐季海書多得異勢然所恃全在筆力東坡論書謂守駿莫如跛余亦謂用跛莫如駿焉

過庭書譜稱右軍書不激不厲杜少陵稱張長史草書豪蕩感激實則如止水流水非有二水也

張長史真書郎官石記東坡謂作字簡遠如晉宋閒人論者以為知言然學張草者往往未究其法先挾狂怪之意豈知草固出於其真而長史之真何如哉山谷言京洛閒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審此而長史之真出矣

學草書者探本於分隸二篆自以為不可尚矣張長史得之古鐘鼎銘科斗篆卻不以觭見之此其視彼也不猶海若之於河伯耶

韓昌黎謂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此語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闔闢而已

長史懷素皆祖伯英今草長史千文殘本雄古深邃邈

爲寫儀懷素大小字千文或謂非眞顧精神雖遜長
史其機勢自然當亦從原本脫胎而出至聖母帖又
見與二王之門庭不異也
張長史書悲喜雙用懷素書悲喜雙遣
旭素書可謂謹嚴之極或以爲顚狂而學之與宋向氏
學盜何異旭素必謂之曰若失顚狂之道至此乎
顏魯公書自魏晉及唐初諸家皆歸櫽括東坡詩有顏
公變法出新意之句其實變法得古意也
顏魯公正書或謂出於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書
太公呂望表又謂其行書與張猛龍碑後行書數行
相似此皆近之然魯公之學古何嘗不多連博貫哉

歐虞褚三家之長顏公以一手擅之使歐見郭家廟碑虞褚見宋廣平碑必且撫心高蹈如師襄之發歎於師文矣

魯公書宋廣平碑紆餘蘊藉合人味之無極然亦實無他奇只是從梅花賦傳神寫照耳至前人謂其從瘞鶴銘出亦爲知言

坐位帖學者苟得其意則自運而輒與之合故評家謂之方便法門然必胸中具旁礴之氣腕閒贍眞實之力乃可語庶乎之詣不然雖字摹畫擬終不免如莊生所謂似人者矣

顏魯公書書之汲黯也阿世如公孫宏舞智如張湯無

一可與並立

或問顏魯公書何似曰似司馬遷懷素書何似曰似莊子曰不以一沈著一飄逸乎曰必若此言是謂馬不飄逸莊不沈著也

蘇靈芝之書世或與李泰和顏清臣徐季海並稱然靈芝之書但妥帖舒暢其於李之倜儻顏之雄毅徐之韻度皆遠不能逮而所書之碑甚多歐陽六一謂唐有寫經手如靈芝者亦可謂唐之寫碑手矣

柳誠懸書李晟碑出歐之化度寺元秘塔出顏之郭家廟至如沂州普照寺碑雖係後人集柳書成之然剛健含婀娜乃與褚公神似焉

東坡論書大段宗歐米襄陽評之以眞率可愛眞率二字最爲難得陶詩所以過人者在此

秦碑力勁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金石略序云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諒哉

五代書蘇黃獨推楊景度今但觀其書之尤傑然者如大仙帖非獨勢奇力強其骨裏謹嚴眞令人無可尋閒此不必沾沾於摹顏擬柳而顏柳之實已備矣

楊景度書機括本出於顏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學楊者尤貴筆力足與抗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歐陽公謂徐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黃山谷謂鼎臣篆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余謂二公皆據偶見之徐書而言非其書之本無定品也必兩言皆是則惟取其高古可耳

徐鼎臣之篆正而純郭恕先僧夢英之篆奇而雜英固方外郭亦畸人論者不必強以徐相絜度也英論書獨推郭而不及徐徐郭行素狂當更少所許可要之徐之字學冠絕當時不止踰於英郭或不苛字學而但論書才則英郭固非徐下耳

歐陽公謂唐世人人工書今士大夫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此蓋歎宋正書之衰也而分書之衰更

甚焉其善者郭忠恕以篆古之筆溢爲分隸獨成高致至如嗣端雲勝兩沙門並以隸鳴嗣端尙不失唐人遺矩雲勝僅堪取給而已金党懷英既精篆籀亦工隸法此人惜不與稼軒俱南耳

北宋名家之書學唐各有所尤近蘇近顏黄近柳米近褚惟蔡君謨之所近頗非易見山谷蓋謂其眞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云

蔡君謨書評者以爲宋之魯公此獨其大楷則然耳然亦不甚似也山谷謂君謨渴墨帖彷彿似晉宋閒人書頗覘微趣

東坡詩如華嚴法界文如萬斛泉源惟書亦頗得此意

卽行書醉翁亭記便可見之其正書字間櫛比近顏書東方畫讚者爲多然未嘗不自出新意也

端州石室記或以爲張庭珪書或以爲李北海書東坡正書有其傲岸旁礴之氣

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葢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也觀其書稱叔夜詩與姪榎稱其詩無一點塵俗氣因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是則其去俗務盡也豈惟書哉卽以書論識者亦覺鶴銘之高韻此堪追嗣矣

米元章書大段出於河南而復善摹各體當其刻意宗古一時有集字之譏迨既自成家則惟變所適不得

以轍迹求之矣

米元章書脫落凡近雖時有諧氣而諧不傷雅故高流鮮或嘗之

宋羣賢彰道祖書得二王法而其傳也不如唐人高正臣張少悌之流葢以其時蘇黃方尚變法故循循晉法者見絀也然如所書樓觀詩雅逸足名後世矣

或言游定夫先生多草書於其人似乎未稱曰草書之律至嚴爲之者不惟膽大而在心小只此是學豈獨正書然哉

書重用筆用之存乎其人故善書者用筆不善書者爲筆所用

蔡中郎九勢云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後如徐鉉小篆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蓋得中郎之遺法者也

每作一畫必有中心有外界中心出於主鋒外界出於副毫鋒要始中終俱實毫要上下左右皆齊

起筆欲斗峻住筆欲峭拔行筆欲充實轉筆則兼乎住起行者也

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如作一橫畫往往末大於本中減於兩頭其病坐不知此耳豎撇捺亦然

筆心帥也副毫卒徒也卒徒更番相代帥則無代論書者每曰換筆心實乃換向非換質也

張長史書微有點畫處意態自足當知微有點畫處皆是筆心實實到了不然雖大有點畫筆心卻反不到何足之可云

中鋒側鋒藏鋒露鋒實鋒虛鋒全鋒半鋒似乎鋒有八矣其實中藏實全祇是一鋒側露虛半亦祇是一鋒也

中鋒畫圓側鋒畫扁舍鋒論畫足外固有迹耶

書用中鋒如師直爲壯不然如師曲爲老兵家不欲自老其師書家奈何異之

要筆鋒無處不到須是用逆字訣勒則鋒右管左努則鋒下管上皆是也然亦只暗中機括如此著相便非

書以側勒努趯策掠啄磔爲八法凡書下筆多起於一點卽所謂側也故側之一法足統餘法欲辨鋒之實與不實觀其側則思過半矣

畫有陰陽加橫則上面爲陽下面爲陰豎則左面爲陽右面爲陰惟毫齊者能陰陽兼到否則獨陽而已

書能筆筆還其本分不稍閃避取巧便是極詣永字八法只是要八橫成橫豎成豎耳

蔡中郎云筆輭則奇怪出焉余按此一輭字有獨而無對蓋能柔能剛之謂輭非有柔無剛之謂輭也

凡書要筆筆按筆筆提辨按尤當於起筆處辨提尤當於止筆處

書家於提按兩字有相合而無相離故用筆重處正須飛提用筆輕處正須實按始能免墮飄二病

書有振攝二法索靖之筆短意長善攝也陸柬之之節節加勁善振也

行筆不論遲速期於備法善書者雖速而法備不善書者雖遲而法遺然或遂貴速而賤遲則又誤矣

古人論用筆不外疾澀二字澀非遲也疾非速也以遲速為疾澀而能疾澀者無之

用筆者皆習聞澀筆之說然每不知如何得澀惟筆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與之爭斯不期澀而自澀矣澀法與戰掣同一機竅第戰掣有形強效轉增

成病不若澀之隱以神運耳

筆有用完有用破屈玉垂金古槎怪石於此別矣

書以筆為質以墨為文凡物之文見乎外者無不以質有其內也

孫子云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意通之於結字必先隱爲部署使立於不敗而後下筆也字勢有因古有自構因古難新自構難穩總由先機未得焉耳

欲明書勢須識九宮九宮尤莫重於中宮中宮者字之主筆是也主筆或在字心亦或在四維四正書著眼在此是謂識得活中宮如陰陽家旋轉九宮圖位起

一自終九紫以五黃爲中宮五黃何嘗必在戊己哉

畫山者必有主峰爲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筆爲餘筆所拱向主筆有差則餘筆皆敗故善書者必爭此一筆

字之爲義取孳乳浸多言孳乳則分形而同氣可知也故凡書之仰承俯注左顧右盼皆欲無失其同焉而已

結字疏密須彼此互相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然乘除不惟於疏密用之

字形有內抱有外抱如上下二橫左右兩竪其有若弓之背向外弦向內者內抱也背向內弦向外者外抱

也篆不全用內抱而內抱爲多隸則無非外抱辨正行草書者以此定其消息便知於篆隸孰爲出身矣

字體有整齊有參差整齊取正應也參差取反應也

書要曲而有直體直而有曲致若弛而不嚴剽而不留則其所謂曲直者誤矣

書一於方者以圓爲模稜一於圓者以方爲逕露盡思地矩天規不容偏有取舍

書宜平正不宜敧側古人或偏以敧側勝者暗中必有撥轉機關者也書訣有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豈可執一石一木論之

論書者謂晉人尚意唐人尚法此以觚稜間架之有無

別之耳實則習無觚棱閒架而有無觚棱之觚棱無
閒架之閒架是亦未嘗非法也庸有觚棱閒架而諸
名家各自成體不相因襲是亦未嘗非意也

書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數字大如一行及數行
一幅及數幅皆須有相避相形相呼相應之妙

凡書筆畫要堅而渾體勢要奇而穩章法要變而貫

書之要統於骨氣二字骨氣而曰洞達者中透爲洞邊
透爲達洞達則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則皆病

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
指實用筋得筋故取腕懸

衞瓘善草書時人謂瓘得伯英之筋猶未言骨衞夫人

筆陣圖乃始以多骨豐筋並言之至范文正祭石曼卿文有顏筋柳骨之語而筋骨之辨愈明矣

書少骨則致誚墨豬然骨之所尙又在不枯不露不然如髑髏固非少骨者也

骨力形勢書家所宜並講必欲識所尤重則唐太宗已言之曰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

書要兼備陰陽二氣大凡沈著屈鬱陰也奇拔豪達陽也

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一不可以爲書

凡論書氣以士氣爲上若婦氣兵氣村氣市氣匠氣腐氣傖氣俳氣江湖氣門客氣酒肉氣蔬筍氣皆士之

衰也

書要力實而氣空然求空必於其實未有不透紙而能離紙者也

書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條理於字中大者旁礴乎字外

筆畫少處力量要足以當多瘦處力量要足以當肥信得多少肥瘦形異而實同則書進矣

司空表聖之二十四詩品其有益於書也過於庾子愼之書品蓋庾品祗為古人標次第司空品足為一已陶胸次也此惟深於書而不狃於書者知之

書與畫異形而同品畫之意象變化不可勝窮約之不

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

論書者曰蒼曰雄曰秀余謂更當益一深字凡蒼而涉於老秃雄而失於麤疏秀而入於輕靡者不深故也

靈和殿前之柳令人生愛孔明廟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論書取姿致何如尚氣格耶

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莊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復歸於樸善夫

怪石以醜爲美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一醜字中邱壑未易盡言

俗書非務爲妍美則故託醜拙美醜不同其爲爲人之見一也

書家同一尙熟而熟有精粗深淺之別惟能用生爲熟
熟乃可貴自世以輕俗滑易當之而眞熟亡矣

書非使人愛之爲難而不求人愛之爲難蓋有欲無欲
書之所以別人天也

學書者務益不如務損其實損卽是益如去寒去俗之
類去得盡非益而何

書要有爲又要無爲脫略安排俱不是

洛書爲書所託始洛書之用五行而已五行之性五常
而已故書雖學於古人實取諸性而自足者也

書陰陽剛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於虞書九德爲尙

揚子以書爲心畫故書也者心學也心不若人而欲書

之過人其勤而無所也宜矣
寫字者寫志也故張長史授顏魯公曰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
宋畫史解衣槃礴張旭脫帽露頂不知者以爲肆志知者服其用志不紛
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爲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
鍾繇筆法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軍蘭亭序言因寄所託取諸懷抱似亦隱寓書旨
張融云非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余謂但觀此言便知其善學二王儻所謂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者

耶

唐太宗論書曰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虞世南作筆髓其一爲辨意蓋書雖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

東坡論吳道子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推之於書但尚法度與豪放而無新意妙理末矣

學書通於學仙鍊神最上鍊氣次之鍊形又次之

書貴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別入他神者我化爲古也入我神者古化爲我也

觀人於書莫如觀其行草東坡論傳神謂具衣冠坐歛

容自持則不復見其天莊子列禦寇篇云醉之以酒
而觀其則皆此意也

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賢哲之書溫醇駿雄之書沈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
書秀穎

書可觀識筆法字體彼此取舍各殊識之高下存焉矣

揖讓騎射兩人各善其一不如幷於一人故書以才度
相兼爲上

書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於心行不然書雖幸免薄濁
亦但爲他人寫照而已

書當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謂書肇於自然此立天定人

尚未及乎由人復天也

學書者有二觀曰觀物曰觀我觀物以類情觀我以通德如是則書之前後莫非書也而書之時可知矣

藝槃卷五終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經義概

經義試士自宋神宗始行之神宗用王安石及中書門下之言定科舉法使士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初試本經次兼經大義而經義遂為定制其後元有四書疑明有四書義實則宋制已試論孟禮記禮記已統中庸大學矣今之四書文學者或並稱經經義四書出於聖賢聖賢吐辭為經以經尊之名實未嘗不稱為經義者誠思聖賢之義宜自我而明不可自我而晦則為之自不容苟矣

杜元凱左傳序云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余謂經義用此法操之便得其要經者題也先之後之依之錯之者文也

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擴之則為千萬言約之則為一言所謂主腦者是也破題起講扼定主腦承題八比則所以分攄乎此也主腦皆須廣大精微尤必審乎章旨節旨句旨之所當重者而重之不可硬出意見主腦既得則制動以靜治煩以簡一綫到底百變而不離其宗如兵非將不御射非鵠不志也

昔人論文謂未作破題文章由我既生破題我由文章

余謂題出於書者可以斡旋題出於我者惟抱定一面

已破題者我所出之題也

文莫貴於尊題尊題自破題起講始承題及分比只是因其已尊而尊之尊題者將題說得極有關係乃見文非苟作

破題是箇小全篇人皆知破題有題面有題意以及分合明暗反正倒順探本推開代說斷做照下繳上諸法不知全篇之神奇變化此爲見端

有認題有肖題善認題故題外無文善肖題故文外無題

文之要曰識曰力識見於認題之眞力見於肖題之盡

認題肖題全在善於讀題春秋僖二十一年穀梁傳云以重辭也宣七年傳云而緩辭也文家重讀輕讀急讀緩讀之法此已開之

肖題者無所不肖也肖其神肖其氣肖其聲肖其貌有題字處切以肖之無題字處補以肖之自非肖題則讀題認題亦歸於無用矣

題有筋有節文家辨得一節字則界畫分明辨得一筋字則脈絡聯貫

題有題眼文有文眼題眼或在題中實字或在虛字或在無字處文眼卽文之注意實字虛字無字處是也

有題要有題緒書挈題要所以挈題緒也書理題緒所

以拱題要也

章旨在本題者闡本題即所以闡章旨也章旨在上下文者必以本題攝之攝有三位實字虛字無字處

有題面與題意同者有題面與題意異者實與而文不與實不與而文與皆所謂異也

題義有而文無是謂減題題義無而文有是謂添題文貴如題或減或添俱失之

題有平有串做法未嘗不通盤在平題爲分做者在串題爲截做在平題爲總做者在串題爲滚做也至宜分宜截宜總宜滚善相題者自知之

問分做截做與總做滚做其文之意義何尙曰分截取

平結實總淡取平空靈

題字句少則宜用拆字訣字句多則宜用幷字訣雖用幷字訣然緊要之字句仍須特說是亦未嘗非拆字也

拆題字法如數字各爲一義一字自爲數義皆是也拆句拆節亦如之

拆字訣有似於反如題言不可如此文先說如此次說可如此後說不可如此其說如此與可如此處即似反矣其實乃拆字也

題前有豫作題後有補作題中亦補作亦豫作

題前題後不必全題之前全題之後也如題有三層一

層之後即二層之前二層之後即三層之前而一層乃復有前三層乃復有後也

文有攻棱補窪二法攻棱做題字也補窪做題間也

題有題縫題縫中筆法有四曰急脈緩受緩脈急受直脈曲受曲脈直受

題縫不獨兩截題有之凡由題中此字說到彼字彼字說到此字欲到未到之間皆是

題兼虛實字者文則有坐虛呼實坐實呼虛二法題兼上下句者文則有坐上呼下坐下呼上二法此猶地師相地有空滿二向順逆二局也

題字有重有輕詳重略輕文之常也然亦有不詳而回

已重之不略而固已輕之者存乎其神之向背也

點題字緩急詳溲之異皆從題之眞際涵泳得之先點必後做後點必先做先點以開下後點以結上後經終義先經始事點者乃經也

點題字有明有暗如作破題明破爲破暗破亦爲破也但須相其宜而行之

點題字要自然又戒牽意或在比中或在比外皆須出得有力

題中要緊之字宜先於空中刻鏤反處攻擊若非要緊之字或可作平常說出

出落二字有別自無題字處點題字可謂之出不可謂

之落自題中此字出彼字就彼字而言謂之出就自
此之彼而言謂之落審於出落之來路去路文之脈
理斯真矣
出落以結上開下須視結至何處開至何處有所結多
而所開少者有所結少而所開多者大凡在前者多
開在後者多結中間或多結或多開
昔人論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題端反以作題
勢正以還題位推以闡題蘊
空中起步實地立腳絕處逢生局法具此三者文便不
可勝用尤在審節次而施之
起承轉合四字起者起下也連合亦起在內合者合上

也連起亦合在內中間用承用轉皆兼顧起合也

局法有從前半篇推出後半篇者有從後半篇推出前半篇者推法固順逆兼用而順推往往不如逆推者逆推之路較寬且活也

文之順逆因題而名順謂從題首遞下去逆謂從題末繞上來以一篇位次言之大抵前路宜用順後路宜用逆蓋一戒淩躐一避板直也

文局有寬有緊大抵題位寬則局欲緊題位緊則局欲寬

文局有先空後實有先實後空亦有疊用實疊用空者有先反後正有先正後反亦有疊用正疊用反者其

疊用者必所發之題字不同至正反俱有空實空實俱有正反固不待言

文之有出對比其七法曰剖一爲兩補一爲兩迴一爲兩反一爲兩截一爲兩剝一爲兩襯一爲兩

柱分兩義總須使單看一比則偏合看兩比則全若單看已全則合看爲贅矣

立柱須明三對大抵言對不如意對正對不如反對平對不如串對

柱意最要精確如題中實字虛字及無字處各有當立之柱若非其柱而立之則可移入他題即不然亦可於本篇中前後互換矣

分析題義用兩與用二不同二有次序串義也兩乃敵耦平義也

文家皆知鍊句鍊字然單鍊字句則易對篇章而鍊字句則難字句能與篇章映照始爲文中藏眼不然乃修養家所謂瞎鍊也

多句之中必有一句爲主多字之中必有一字爲主鍊字句者尤須致意於此

文家用筆之法不出紆陡相濟紆而不懈者有陡以振其紆也陡而不突者有紆以養其陡也

筆法之大者三曰起曰行曰止而每法中未嘗不兼具三法如起便有起之起有起之行有起之止也

起筆無論反正虛實皆須貫攝一切然後以轉接收合回顧之

正起反接反接後復將反意駁倒則與正接同實且視正接者題位較展而題義倍透故此法尤爲作家所尙

文有因轉接而合者有因轉接而開者春夏秋冬秋冬春夏一也

筆法初非本領之所存然愈有本領愈要講求筆法筆法所以達其本領也

問起講何尙曰要起得起問入手領題何尙曰要領得起問提比何尙曰要提得起

提比要訣全在原題不知原題而橫出意議豈但於本
位不稱幷中後之文亦無根本關係矣
前路要意寬語緊乃所以善用其寬後路要意實語
靈靈乃所以善用其實
制藝體裁有二一本註釋就題詮題也一本古文夾敘
夾議也註釋合多開少古文小開大合大開小合俱
有之
先敘後議我注經也先議後敘經注我也文法雖千變
萬化總不外於敘議二者求之
開合分大小以文言不以題言也就一比論之開大者
如十句開一句合是也合大者如一句開十句合是

也若按諸題字則爲題中一字作開者必仍就此一字合處不得添出一題字爲題中兩字作開者必仍就此兩字合處不得減去一題字何大小之可分耶

立一義於先然後有離有合離者離此合者合此也若未嘗先有所立之義不知是離合箇甚

文有合前之開有開前之開如令又棄寡人而歸兩句以得侍同朝甚喜爲開得侍句又以前日願見而不可得爲開也

文於題全反爲正半反爲翻如題言如此則好文言不如此則不好是上下兩截俱攻題背要其意中則仍

是言如此則好耳故曰全反爲正若題言如此則好
文言不如此也好是反上截或言如此也未必好是
反下截所謂半反爲翻也
凡就題之反面抉其弊者是正文非反文也而人往往
以反文目之爲其與反文相似耳欲實知其爲正爲
反有驗之之法但權將本題接入文下而以故字冠
其首如接得者便知是正文矣若非正文何以不待
用然字作轉乎
文有非面如不知者以爲爲肉是也有似面如其知者
以爲爲無禮是也
襯法有擡以高壓題捧題以低淺壓題以高深

襯托不是閒言語乃相形相勘緊要之文非幫助題旨即反對題旨所謂客筆主意也

文之颺處爲寬拍處爲緊用寬用緊取其相間相形者全寬是無寬全緊是無緊也

文忽然者爲斷變化之謂也如斂筆後忽放筆是復然者爲續貫注之謂也如前已斂筆中放筆後復斂筆以應前是

抑揚之法有四曰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欲抑先抑欲揚先揚沈鬱頓挫必於是得之

振字訣其用有三曰振下振上兼振上下

文有關鍵便緊有題字之關鍵如做此動彼是也有文

法之關鍵如前伏後應是也

文要鍼鋒相對起對收收對起起收對中間但有一字一句不鍼對卽爲無着卽爲不純

章法之相間如反正淺深虛實順逆皆是句法之相間如明暗長短單雙婉峭皆是

拍題有正拍反拍順拍倒拍之不同而全在未拍之先善爲之地所謂翔而後集也

文不外理法辭氣理取正而精法取密而通辭取雅而切氣取淸而厚

有題之理法有文之理法以文言之言有物爲理言有序爲法

文之要三主意要純一而貫攝格局要整齊而變化字句要刻畫而自然

文無一定局勢因題爲局勢無一定柱法因題爲柱法無一定句調因題爲句調不然則所謂局勢柱法句調者粗且外矣

文貴於高與竪不放過爲竪不犯手爲高

文之善於用事者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文之善於抒理者顯者微之微者顯之

文要不散神不破氣如樂律然既已認定一宮爲主則不得復以他宮雜之

文尙奇而穩此旨本昌黎答劉正夫書奇則所謂異此

穩則所謂是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文經緯天地者也其道惟陰陽剛柔可以該之
易繫傳言物相雜故曰文國語言物一無文可見文之爲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
制義推明經意近於傳體傳莫先於易之十翼至大學以所謂字釋經已隱然欲代聖言如文之八語氣矣
漢桓譚編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於此見義對章句而言也至經義取士亦有所受之趙岐孟子題辭云漢興孝文廣遊學之路孟子置博士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唐楊瑒奏有司試

帖明經不質大義因著其失宋仁宗時范仲淹宋祁等奏言有云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合數說觀之所以用經義之本意具見

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隱然以經義爲古文之一體似乎自亂其例然宋以前已有韓昌黎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可知當經義未著爲令之時此等原可命爲古文也

元倪士毅撰作義要訣以明當時經義之體例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余謂第一第三俱要包於第二之中聖人瞻言百里識經旨則一切攝入矣

經義戒平直亦戒艱深作義要訣云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戒平直之謂也又云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乎怪下字惡乎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戒艱深之謂也

厚根柢定趨向以窮經爲主秦漢文取其當理者唐宋文取其切用者制義宜多讀先正餘愼取之

他文猶可雜以百家之學經義則惟聖道是明大抵不離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然觀王臨川答曾子固書云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此又見羣書之宜博也

欲學者知存心修行當以讀書爲第一事讀書須使切己體認及證以目前常見之事方覺有味且宜多設問以觀其意然後出數言開導之惟不專爲作文起見故能有益於文

明儒馮少墟先生名所輯舉業爲理學文鵠理學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我　朝論文名言如陳桂林寄王罕皆書云雖不應舉亦可當格言一則此亦足破干祿之陋見證求理之實功已

文不易爲亦不易識觀其文能得其人之性情志尚於工拙疎密之外庶幾知言知人之學也與